

黑猿轉世。虎肉開葷

張大千生於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四月初一日酉時（西元一八九九年五月十日），距民國建立前十三年。張家原籍廣東番禺，順治年間以東南時有反清復明的活動此起彼落，清廷因命定南王孔有德入廣西，平南王尚可喜、靖南王耿仲明入廣東，平西王吳三桂入雲南；迨南方略定，於是以吳三桂王雲南，尚可喜王廣東，耿仲明之子繼茂王福建，是爲三藩並建之始。

其後，清廷猜忌日甚，以爲藩鎮坐大，顧慮殊多，遂有削藩之議，康熙六年春天命平南王尚可喜撤藩回遼，秋天又命靖南王耿精忠（耿繼茂之子）帥藩兵督京候旨，平西王吳三桂移鎮山海關外。於是三藩連兵叛清，相持多年，迨至康熙十七年吳三桂稱帝於衡州，已經是強弩之末了。當初發難時，檄文中以「復明社稷」爲詞，故義旗所到之處，紛紛起而響應，南中國沸騰在一片反清復明的怒潮之中；吳三桂稱帝以後，號召力頓失，未幾病死衡州，乃孫吳世璠嗣立，勉強又拖了三年，至康熙二十年初冬，遂全部爲清兵救平。「三藩之亂」以後，廣東、雲南一帶地方殘破，人民無以爲生，或云張家先祖曾隨吳三桂軍隊入蜀，眼見四川盆地富庶的景象，遂於大亂平定後的第二年舉家遷往蜀中，卜居內江，從事沿江貿易工作；由於刻苦耐勞，風裡來、浪裡去，信譽卓著，公平交易，遂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和基礎，逐漸發展的結果，不但財源滾滾而來，人丁亦頗爲興旺，二百年以後，張家在四川已經是數一數二的大戶人家了。張家財力的

雄厚，幾乎到了難以估計的地步，各種關係企業更是不計其數，擁有規模龐大的福星輪船公司，還有錢莊、百貨公司，在清末民初對四川經濟幾乎形成了獨霸的局面，提起四川張家，幾乎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。一直到有一天，福星輪船公司所屬的一艘「大勝」輪，在長江撞翻了隸屬貴州軍人袁祖銘的一隻運鹽木殼船，那時是民國十三年，革命軍才剛剛在廣州黃埔島上萌芽，四川仍在軍閥割據的狀態之下，貴州軍人的勢力，時常侵入四川，沒事都想找碴兒，如今居然把他們的船撞翻啦，這事兒豈能隨隨便便的善罷干休乎！

其實一船鹽所值有限，以張家的財力來賠償對方的損失，根本算不了一回事兒，糟糕的是船上還有一連兵，幾乎全部溺斃江中，鹽船易賠，人命無價，於是袁祖銘大怒之下，派遣兵勇不由分說把張家大批的產業及行號都一個個的查封了，這一下子使得張家的元氣大傷，幾乎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，這是後話，暫且不去說它。

夢兆之說言之鑿鑿

人在睡覺的時候，大腦充份休息，小腦便會胡思亂想，因此便出現了許許多多奇奇怪怪的夢境；人有夢，夜夜有夢，原屬常事，不足為奇，但是在某些特別的狀況下，夢境往往與現實牽扯在一起，形成一些似是而非的徵兆，特別是婦人分娩時為然。

張大千出生的前一天晚上，其母曾太夫人諱友貞，夢見一位白髯長袍的長者，捧着一隻碩大渾圓的銅鑼，銅鑼上托着一堆毛茸茸的黑色東西，定睛一看，才看清楚是一隻黑猿，蟠曲在銅鑼中心，兩眼閃閃發光的四面打量，馴服的與曾太夫人的目光接觸後，便一動也不動的匍匐在銅鑼中。長者鄭重的把銅鑼遞給曾太夫人說：「這是給你的！」並一再叮囑道：「要小心照顧黑猿，牠怕月亮、怕葷腥、怕拘束。」曾太夫人把夢中的情景告訴了家人，第二天黃昏時便生下了張大千，家人戚友們都說他是黑猿轉世的。

關於張大千是黑猿轉世之說，知之者甚多，張大千本人也安之若素，聽起來似乎幾近神話，所以有一次名記者謝家孝曾經當面問起，張大千親口說：「夢兆之說，姑妄聽之。稀奇的是在我斷奶以後，確實是不能沾一星點兒葷腥，從小就一直吃素，不是家裡人不給我吃葷腥，而是我一沾葷腥就會翻胃嘔吐。更奇怪的是小時候，當我姐姐、嫂嫂抱着我玩耍時，在有月亮的夜晚，特別抱我到院子裡，拍拍我，又指指天上，他們逗着我說：『小八，你看看天上是什麼？』我若抬頭看了月亮隨即放聲大哭，久久不息。這樣的事屢試不爽，家人驚異之餘，益信夢兆黑猿之說。」黑猿轉世的傳說，遂言之鑿鑿了。

張大千上有一姊七兄，下有兩弟，總計是兄弟姊妹十一人，他排行老八，家人稱他「小八」，外人則稱他爲「張八」或「八爺」。他的姐姐閩名璋枝，曾太夫人友貞出身名門，知書達禮，長於繪畫，璋枝常依膝下，得益慈教獨多，花鳥蟲魚，尤其精通，張大千九歲開始學畫，就是由璋枝大姊親自教導的。

十個兄弟都是單名，大哥名榮，二哥名澤號善孖，別號虎癡，三哥名信號麗誠，四哥名楨號文修；五

、六、七哥早夭，連張大千都記不得他們的名字了；九弟名端號正修，十弟名璽號君綬。

張大千的父親爲他命名爲權，後改名爲爰，小名季，遂號季爰。改名的來由是他從日本留學歸國以後，在上海拜在曾農髯門下學字，曾師聽說了黑猿轉世的故事，乃爲其取名爲「猿」，古時「爰」、「猿」、「猿」乃同義字，遂去掉「虫」與「反爪」邊而命名爲「爰」。又因爲他雖然是排行第八，但因前面有四個哥哥先後去世，實際上算是第四，按照「伯、仲、叔、季」的順序，因號「季爰」，亦簡呼爲「季」。至於「大千」這個名號，則是在松江禪定寺出家時，主持逸琳法師爲他起的法名，後來反而成了他名揚天下的名字了。

天賦奇才塗鴉寫意

張大千出生的那一年，可以說是石破天驚的大時代，恰值中日甲午戰敗之後不久，光緒皇帝決心維新變法，百日變法維新如曇花一現，慈禧太后重回金鑾殿上垂簾聽政，外國人虎視眈眈的準備瓜分中國，美國發表門戶開放宣言，使古老的中國遭受到數千年來未有的大變局與大衝擊。清廷仍然抱殘守缺，不肯面對眼前的事實而力圖振衰起敝，反而異想天開的希望藉義和團的金鐘罩、鐵布衫，以及「扶清滅洋」的口號來引鳩止渴，終於招致了八國聯軍攻陷平、津。張大千一生的開始正當中國由閉關自守到門戶開放的轉捩點止，古老的堡壘城堞，迅即被西方的堅船利砲所轟毀，炎黃子孫的苦難迅速開始；張大千的出生，

正是中國近代史上坎坷歲月的起步。

軍事政治上產生了空前的變化，教育與學術方面亦復如是。中西文化由矛盾衝突到短兵相接，多少有思想、有理想、有抱負、有才情的中華人傑，在政治上、在軍事上、在學術上、在藝文上，風起雲湧，迴旋激盪，為中華民族的前途殫精竭慮的尋求出路；「中西文化的論戰」、「科學與玄學的論戰」，百家雜陳，莫衷一是，這一切的一切都彷彿與張大千扯不上一點關係，他正在天府之國的四川，過着富裕而快樂的童年生活。

在四、五歲時，張大千便跟着母親曾太夫人讀完了「三字經」、「百家姓」、「千字文」，不但咿咿呀呀的能够背誦如流，而且口誦手畫，寫得一字不差。根據「心理學」上的說法，兒童大都經過一段瘋狂表現自我的階段，智慧高、天份足的兒童尤其喜歡東塗西抹，牆壁上、什物上，隨便抓住一些可以刻痕顯色的東西，便隨心所欲的刻畫起來，所表現的內容，不外是小貓、小狗，再不就是自己印象最深的姐姐或媽媽了。張大千所畫的貓狗不但十分生動，而且還頗為傳神的畫出貓捉老鼠，以及狗撲青蛙的動態畫面；最拿手的還是他所畫的媽媽和姐姐，頭髮、眼睛和服飾，三筆兩筆，維妙維肖，雖然是「漫畫」的表現手法，但已經具備了「寫意畫」的格局。

母親與姐姐看得高興，於是一有空閒便教他畫畫兒，沒有多久，居然能藉紙筆與顏料之助，畫出一張張像模像樣的圖來，家人們都說：「這個娃兒有天份，將來說不定會成爲一個大畫家呢！」

老實說，張家財大勢大，希望子孫們長大成人以後，都能讀書作事，光耀門楣，傳承衣鉢，作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，自始至終，只是把作詩、畫畫兒當成是一種風雅的閒情逸致，並沒有認真的加以培植及鼓勵。稍長進入張氏家塾讀書，仍然是抓住紙筆就畫，因此就耽誤了練字的時間，所以儘管他的畫已畫得人見人愛了，但他的字卻寫得非常差勁兒，簡直可以說是醜陋不堪；因此，成年以後才下定決心跟隨會農髯與李梅庵兩位老師苦苦練字，以補童年的不足，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，一分耕耘，一分收穫，也使他後來成爲獨具一格的書法大家。

病後進補初沾葷腥

由於生活環境優裕，雖然不沾葷腥，張大千的身體發育卻十分壯碩，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夏天，天氣特別燥熱，整天汗流浹背，入秋剛剛喘過一口氣來，張大千卻病倒在床，害了一場嚴重的傷寒病。當時醫藥不夠發達，加上庸醫誤人，用藥不當，不僅使他纏綿床第，瘦骨嶙嶙，而且頭髮大量脫落，變成童山濯濯的模樣；更嚴重的是兩腮發麻，張口維艱，兩個多月不曾說過幾句完整的話，看樣子即使病好了，也將變成禿子和啞巴矣！

張家的人急得像是熱鍋上的螞蟻，到處訪求名醫，最後吃了一位有名的儒醫劉選青的藥，才算穩住了病情，慢慢的能夠開口說話了，頭髮也不再繼續脫落了，但是劉大夫說要想使頭髮重生，必須在營養上多

加調理，才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。

張大千自幼不沾葷腥，自他生病以後，飲食力求清淡，連麻油及佐料都不敢加添，生冷更是大忌，如今說是要增加營養，豈不教人爲難。恰於此時成都市上轟傳，有一家山中獵戶，捉到了一隻腹有虎胎的母虎，正在待價而沽；劉大夫認爲此乃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，母虎尚在其次，腹中虎胎乃上上的補品。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家人們花了大把大把的銀子，總算是把虎胎買了回來，然而鑒於這個小娃兒自幼從未吃過肉類，如何把虎胎弄給他吃呢？吃了會不會翻胃嘔吐，徒然使病情稍癒的身子，又受到一番無情的折騰呢？

想來想去，張家的人一個個束手無策，但是經驗老道的劉大夫卻胸有成竹，不慌不忙的把虎胎切割成片，命人找來幾個兩百年前的瓦片，架在鐵條上，下面灸以熊熊的炭火，燒烙烘焙，然後搗研成粉末，再用滾燙的酒釀沖泡，一次又一次的餵着張大千來吃，他居然吃得津津有味，半個月下來，不但沒有不良的反應，而且體力大增，頭上已有新髮茁生，說話已日見清晰宏亮，當寒霜初降時，已經能夠離開病榻四處走動了。事後張大千曾經多次對人說：「我長到十二歲才開的葷，第一次吃的卻是老虎肉！」雖然他十二歲這年因爲大病一場而開始吃了老虎肉，但是當時他自己並不知道，只以爲是治病的藥粉，拌在酒釀裡滋補身體的，在日常飲食上，仍然是不沾葷腥，一直到他易地休養，在伯父家裡經過好心的堂姐刻意的照料，悄悄的在他吃的掛麵中，加了一些瘦臘肉絲，吃了以後不但覺得美味可口，而且完全沒有任何翻胃嘔吐的跡象；於是張大千從十二歲那年年底以後正式可以吃葷了，而且一直到老，對臘味特別感到興趣，據說

烘焙過的虎肉粉末，味道一如燒臘呢！

首次鬻畫喜出望外

四川盆地，物阜民豐，長江中游一帶居民，遇到農閒時期或水澇旱災，多扶老攜幼溯江而上，前往四川討生活，平常貿易往來亦絡繹不絕，習慣上皆稱之謂「下江人」。在「下江人」之中，有一種「呼蘭女」者，穿街過巷以抽籤算命爲業，是屬於三姑六婆之類的中年女人，口齒伶俐，能言善道，三言兩語，就能使人口服心服。

「呼蘭女」亦有很多派別，通常都是使用竹筒，上刻蘭花一束，內裝紙捲二十四隻，上面有畫有詩，根據這些模稜兩可的圖畫及詩句，鼓其如簧之舌，加上心理的揣摩，就能爲人評斷吉凶禍福，道行更高一點的，且備有若干偏方及藥物，有時歪打正着，還治好過不少疑難雜症呢！張大千在伯父家養病的時候，他的「娃娃畫」，竟然被一個「呼蘭女」大爲欣賞，於是雙方進行交易，以八十枚小錢請他畫了二十四張紙捲籤畫，內容不外乎是老鼠偷燈油、公鷄上花架、矮子爬樓梯、頑童捉蟋蟀之類，張大千仿照已經破舊不堪的籤捲，更加以創新及改變，使得那位「呼蘭女」喜出望外，張大千也生平第一次在他十二歲那年，穩穩當當靠他自己的能耐，以賣畫賺進了八十枚小錢。

當時的一枚小錢可以買到一塊糕餅，張大千病後嘴饞，每天溜到街上，花四枚小錢，去買稀奇古怪的

零食來吃，有一天還吃到過異香撲鼻的老鼠肉呢！多年以後張大千仍然逢人便說老鼠肉真是天下獨一無二的美味，想起來都要垂涎三尺；只是老鼠的毛皮及內臟中蘊藏有許多細菌，處理起來非常麻煩，長大以後也就沒有機會再嘗到這種人間美味了。

熱愛動物尤鍾靈猿

張善孖喜歡虎，張大千喜歡猿，這是盡人皆知的事，也許他真的是黑猿轉世，所以他與猿相處得十分親暱而隨和，不管住在那裡都有靈猿相伴，最多的時候他有八隻猿，黑白都有，從不加鍊，任其在園中自由來往，晚間就棲息在他的畫室外面屋檐下，大清早張大千一起床，猿就等在外面，前呼後擁的隨他一同漫步於松林花徑，有的牽着他的手，有的跳上他的肩頭，有的還賴在他的懷裡頑皮的扯他的鬍子玩兒呢！

張大千認為猿是世界上最具有靈性、最有感情、但也最怕傷感情的動物，世界上所有的馬戲團中或是動物園裡，好多動物都可以經過訓練來作各種表演，惟獨看不見猿的表演；爲什麼這樣有靈性的動物反而不能加以訓練呢？問題就是猿絕對不能打牠，一旦打了牠就會記恨你一輩子，永遠不再跟你合作，而訓練動物作各種表演，都是打出來的，這對猿來說，就一點效果也沒有。

一般人大都把猿與猴分不清楚，其實除了外形上的差別以外，更明顯的是性情上的迥然不同，猴子性淫也貪得無厭，而且難分好歹，餵牠的時候亂咬亂丟，明明吃飽了也要啃一口吐掉，接過來隨意糟蹋或拋

擲；靈猿就不是這樣，對餵牠的人流露出感恩的態度，吃飽了就不再貪婪，絕不會胡整亂來；尤其是小孩子手裡拿的食物，即使牠餓得要命，也不會強取豪奪來欺侮弱小。張大千認為靈猿比猴子要強上百倍，因此他一生常有靈猿為伴，從不飼養猴子，這大約是因為他是黑猿轉世的緣故，因而對靈猿有一份格外的偏愛吧！

據薛慧山記述，有一次在長沙曾與張大千一同在澡堂沐浴，裸裎相對時，看見他渾身上下黑呼呼的長滿了粗大的汗毛，睜起眼睛來看，簡直就是一個毛茸茸的黑猿；浸泡在澡池中，水波蕩漾，蒸氣騰騰，恍惚之間更像是一個黑猿；浴罷起身時，張大千立腳未穩，薛慧山連忙上前扶了他一把，不料他長長的黑臂膀一旋，反而使薛慧山摔了一交，黑猿轉世之說，薛慧山認為其中大有蹊蹺。

對於小動物，張大千有特殊的愛好，除了靈猿，還有西藏狗、波斯貓，不管是在家鄉，或是浪跡天涯，這些小動物都形影不離的朝夕與他為伴。當他作畫時，靈猿以長臂吊在簷前，或是趴在窗外看他據案揮毫；波斯貓則伏臥案頭，溫馴的眯着眼睛，注視着畫筆的動靜；西藏狗更是忠實的守在門外，不許有人來打擾主人的清靜。有人取笑他說：「你家裡簡直就是動物園嘛！」他也不以為意，有一位名叫楊鵬升的友人，非常害怕他的西藏狗，揚言與狗誓不兩立，非要張大千除掉牠不可，張大千自然不能應命，楊鵬升一怒之下便與張大千絕交了，並罵他是「重狗輕友」。大凡有點名氣或有些成就的人，大都伴隨着各種不同的靈異傳說，有人是龍、有人是鳳、有人是烏龜、有人是大鵬、有人酷似前朝某人、有人形肖某種事物，

林林總總，不勝枚舉。

張大千是黑猿轉世之說，是真是假都無從考證，事實上也無關重要，不過從許多跡象看來，譬如他一生怕熱不怕寒，滿身黑毛茸茸，與靈猿及小動物相處甚得，一生自由自在不受拘束，愛好美食及視金錢如糞土等等，似乎都與靈猿的習性有些相近；至於他幼年時忌諱葷腥與怕見月亮，又代表着什麼意義呢？迄今仍然是一個無人能解的謎團！

